

摸爬叉

◎冯国辉(河南平顶山)

暑日炎炎,知了声声。一天,从老家回来,走到市郊天色已晚,看到路边杨树林里有灯光晃动,我就知道这是有人在摸爬叉。

爬叉学名叫蝉蛹,蜕皮后为蝉,俗称知了。蝉蛹含高蛋白,是滋补佳品。

我和妻子停车看了一会儿,决定第二天也去重新体验一下。

第二天吃罢晚饭,妻子就兴冲冲地拉着我和儿子去附近的生态园摸爬叉。

来到生态园的杨树林边,有灯光在林中晃动,看来已经不少人先我们而到了。我一手拿手电筒,一手拿瓶子,进了树林。还是小时候在老家摸过爬叉,不知道现在手生了没。刚进去,就看见一只爬叉正往树干上爬,被我逮个正着。初战告捷,坚定了我的信心。继续往里边找,不一会儿又摸了两个。我更来劲了,咦,旁边杨树的干枝上有一只,我拿棍轻轻一拨,轻飘飘的,落地无声,哈哈,这是个爬叉皮,白费劲了。

不知不觉时间到了九点半,该回家了。我们收拾一下东西,一家三口出了杨树林。一汇总,不多不少,都摸了8个。

摸爬叉上瘾,随后几天,我们吃完晚饭就去,三十几个摸到过,四五个也不嫌少,不放空炮就行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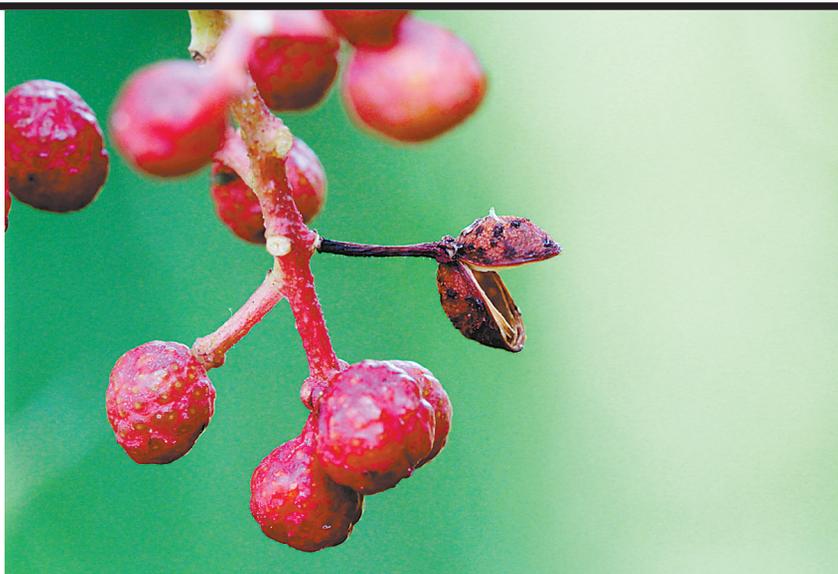
摸爬叉越发熟练了,我仿佛又回到了童年。



稿约

追寻乡土文化根基,采撷鹰城往事遗珠。平顶山晚报副刊近期推出《鹰城风物》栏目,主要刊登描写本地岁时风土、民俗风情、古迹遗存、饮食游乐、文人雅趣、世相风物的稿件,期待本地文友、鹰城游子赐稿,稿件要求千字以内,行文有趣。

投稿邮箱:wbfk@pdsxw.com



八月花椒红

◎黄淑芬(广西河池)

当知了伏在枝头发有气无力的叫声时,家乡的大红袍花椒也进入了采收期。

清晨,天刚蒙蒙亮,父母便带着我们去摘花椒。种在丘陵地带的花椒树层层而上,远远地就能看见紫红色的花椒籽这几一簇、那儿一串地挂在稀疏的绿叶间。有风吹来,整片林子飘出花椒辛香的气味。花椒,属于芸香科,是有名的调味品,腌肉、腌鱼、炒菜都少不了这一味。

上到山顶,稍微休息一会儿后,大伙儿拿起竹篮开始采摘。花椒树刺多而尖,摘的时候一定要小心。记得我第一次摘花椒就被花椒树枝上的刺给蜇了一下,那疼像是蜜蜂蜇人一样。一股刺痛从手传到身上,再窜到头上,让人头皮发麻,疼得我龇牙咧嘴地直喊。大伙儿取笑说:“谁让你摘它的果实?它给你下马威呢!”再摘就长了记性,不敢漫不经心了。

单纯、枯燥的劳作总会让人心生烦闷,不过不用担心,已经有人唱起了山歌。“今天天气实在咧那个好呀,大家上山收花咧那个椒……”嘹亮、生动又质朴的山歌使人精神一振。

花椒籽下了树,母亲更加忙碌了,她细心挑拣上好的、籽粒饱满的花椒拿到街上卖,剩余果实小而不饱满的拿来炼花椒油。菜油在锅里烧得半热,母亲把花椒籽倒下,用温油慢慢把花椒的辛香味炸出来,花椒的香与菜油合二为一,清亮、黄澄澄的花椒油就炼好了。在缺油少盐的年代,母亲炒菜时淋一勺花椒油下去,整个火房都是花椒辛香的气味,这一道普通的菜味道马上与众不同。

现在,家乡的花椒给人们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收获,花椒制品更是获得各家饭店的青睐。又是知了声声醉时,家乡的花椒又会香满整个八月天,刺激着人们的味蕾,寻找家乡的味道。

秋来月饼香

◎孙书贤(河南平顶山)

难得周末闲暇,骑着单车流连在小城的繁华里。忽然,鼻翼间飘来一股清香,循着香味的方向,发现街头一家橱窗摆满月饼的店铺。

哦,这不是我朝思暮想的老式月饼吗?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,我上前买来几斤,迫不及待地掰开一块细细品味,香甜的味道醉了我的味蕾。

吃着刚出炉的月饼,我想起小时候家乡的秋月,那时制作月饼是生产队里的一件盛事。身为生产队长,大伯早早托人从供销社买来冰糖、青红丝、食用油,备上磨好的白面,挑选几个手巧的女子当月饼师傅。师傅们和好面团,掺进青红丝、芝麻、冰糖等,案板抹上油,再把面团掰成小剂子,放在

模具里压平,端起模具轻轻往案板上一扣,一个月饼就成型了。烘烤是关键,炉火要大小适中,月饼摆在托盘上放入炉灶,反复地翻烤。不一会儿,表皮金黄、内里甜香的月饼就出炉了。炉边的小孩都快馋哭了,但月饼还不到分的时候,大伯捏了几块冰糖,笑吟吟地给每人分一块,大家便雀跃地跑开了。月饼最后按户均分,那颜色金黄、甜甜香香的月饼能让村里人几天脸上都带着笑。

随着日子越来越红火,月饼也大变样了,在街上走一圈,几乎能吃到全国各地不同风味的月饼。但唯有那老式月饼让我念念不忘,它像承载岁月的航船,寄托着我童年的记忆,在秋天里流淌。

百姓纪事

一台九英寸黑白电视机

◎张菁华(河南平顶山)

九英寸黑白电视机?对,你没有听错,现在的孩子们大概难以想象吧。在我们那个年代,这小小的九英寸电视,是爸爸的亲情付出,是我们家的幸福,也是我们一个家属院快乐的消夏时光。

那是1979年的春天,物资还相对匮乏,我的爸爸,一个深度无线电爱好者,他的探索要“结果”——自己组装了一台电视机。在爸爸不知道钻了多少天图书馆、查了多少资料、跑了多少趟无线电管理部门、熬了多少个夜后,他书桌上那各种各样、满满当当的零件要变出一台电视机了。

“啥时候好?”“快了!”……一遍遍的问与答后,终于,在全家人的期盼中,一台九英寸的电视机“诞生”了。接通电源,打开按钮。咦,怎么只有图像听不到声音?我和妹妹急得围着电视机转圈,爸爸也自言自语:“这是哪里出了问题?”在我和妹妹失望的眼神中,爸爸不得不打开电视机后盖,一一查找原因。终于在夏天即将到来的时候,这台九英寸电视机装好了。全家人一起看着电视节目,沉浸在幸福之中。

有了这个稀罕物,很快就有相熟的邻居来我家一起观看电视节目,接下来,爸爸妈妈的工友也来了。屋子里面坐不下,爸爸就把电视机放到我家的窗台上,屏幕朝着院子,这样大家就可以坐在我家小院里观看了。后来不仅家属院里的邻居、爸妈的同事,连院子围墙上都坐满了人。大家一边看一边讨论,热闹非凡,常常是节目播放完出现中央电视台的图标或雪花时,才意犹未尽地离开。1979年的夏天就这样在一片欢声笑语中过去了。

现在,随着社会的进步、科技的发展,高清电视、5G网络、视频直播……人们的业余生活日益丰富,早已不能想象一台九英寸黑白电视机带给我们的快乐是怎样的,我却时常怀念那段日子——爱学习、钻研的爸爸,友好、睦邻的妈妈,亲近的邻里和那个飘满笑声的小院……

